

拯救一只燕子

一只燕子,不知怎么的,闯进我的办公室。它莽撞地在办公室飞上飞下,寻找着出口。

办公室有一大扇玻璃窗,窗外就是辽阔悠远的蓝天。燕子直冲过来,“当”一声撞到玻璃窗上,又被生硬地弹回来。如此反复了几次,它不再试图从窗子逃走了。这只迷失了家园的燕子,找不到回家的路了。它不停地“啾啾”叫着,急急切切,声音里有明显的焦灼和恐慌。

玻璃窗是打不开的。我敞开办公室的门,它只要低飞一些,就可以重回海阔天空。可是,它看到人,似乎有一种本能的戒备。戒备中,它把人当作了敌人。我的意图,它理解不了。它只顾一味往高处飞,竭尽全力,又像是在抗争。这样,一来二去,它在四处碰壁,屋顶、墙壁,都硬硬地回击它脆弱的头部。这只傻傻的笨鸟,终于筋疲力尽。

看样子,是要我出手相助了。我拿起桌子上一

只羽毛球拍,想网住它,而后把它送出去。然而,它一次次从网底逃脱。这样一来,它更加张皇失措。我心里想,只要你懂我的意思,接受我善意的帮助,就会找到一条求生的通道。可是,我试了很多次,都不能帮它逃出去,它以为我要害它,我的意图与它的理解正好相反,这样下去,不管用什么方法,都是徒劳。

索性,我不再管它。它也终于蜷缩到一角,像个可怜的孩子,绝望地与我

对视。我困惑了,或许,在燕子的逃生过程中,我根本就是多余的。没有我的参与,它或许早从门出去了,我在做着适得其反的无用功,还沾沾自喜,自以为仁慈、聪明。这样说来,我比燕子还蠢。

燕子终于筋疲力尽地缩到窗台上了。我攀上办公桌,小心地站上窗台,这对我来说是高难度动作。在窗台左上角的死角处,燕子终于被我抓住。我跳下窗台,把燕子握在手掌

中。它先是挣扎了几下,随后就显出乖乖的样子。我能感到它温热的身体在瑟瑟抖动,小小的黑眼珠里是楚楚可怜的神色。它的羽毛黑而发亮,丝缎一样光滑,我忍不住抚摸它,像抚摸一个小孩的头一样,一种异样的亲切,一下子拉近了我与它的距离。“小家伙,我是为了救你啊,还不领情!”它在我手里喘喘地呼吸着,我站在办公室门口,正在与燕子眼神交流。同事小李走了过来,惊

喜地喊起来:“呀,你逮住只小燕儿啊,送给我吧,我拿去给阳阳玩!”我回过神来,脑子里一下子闪出小李那调皮过头的儿子,他曾经用手提溜着青蛙的一条腿,然后抡圆了胳膊,把青蛙狠狠地甩到墙壁上,青蛙惨烈地死去。

我的手,一刹那间松开了,燕子聪明地“扑棱”一声,展翅飞走了。

小李不快地说:“你怎么把它放了?”

我笑了。 文/马亚伟

幸福呢喃

时常想,何谓幸福?

朋友给我讲述了一对老夫人的故事。这对老夫人的伯父和伯母。伯母总是用一种充满敬佩的语言讲述着伯父曾经的工作。而每每吃饭时,伯父都习惯性地给伯母把她最爱吃的菜夹到盘子里。伯母也总像个女生似的,有些害羞地说:“不用夹,自己来!”老夫人的故事,他们喜欢一个弹钢琴,一个唱歌,颇有些琴瑟和弦的意味。两个人还喜欢天南海北地去旅行。每每旅行前,伯母都要带一大旅行箱的衣服,花花绿绿的,而伯父就是一个标准的摄影师,走到哪,就拍到哪。在海边,他们相依的样子,仿佛还是几十年前的恩爱如初。而且,老人还说,他们有保持一生恋爱的秘诀。那就是伯母总是记录下他们相伴的甜蜜往事,那是他们每每谈论都甜蜜无比的往事。

我想,每个人都有无比



幸福的瞬间吧。对于我来说,每每回到乡下的小屋,与爱人,公婆共处的时光,就是最幸福的。在田野深处,我们有一间小小的屋子,屋子前有一块小小的田地。婆婆喜欢在地里种下各种各样新鲜的蔬菜。每每我回到那里,最开心的就是现实版的“偷菜”。我喜欢拎着一个竹篮,慢慢地把豆角、西红柿摘下来,放在篮子里。进入小屋洗干净,就可以直接做菜了。吃着自家种的新鲜蔬菜,是幸福。而当我坐在小屋里,慢慢地读书,或是写字的时候,爱人就在楼下陪着婆婆烧起大锅灶,炊烟袅袅,不多时,一锅香喷喷的铁锅炖鱼就做好了,闻起来香,吃起来更

是美味。饭罢,爱人喜欢唱会儿歌,或是在平台上吹笛子,而我则喜欢喝杯茶,享受自然的清风。这时节,时光是缓慢的,日子是悠闲的,对于我来说,实在是一种幸福的时刻。

我和爱人都喜欢旅行。对于我们来说,幸福的时分是每每计划一年一度的自驾远行。自驾西部,走过漫长的几千公里,我们并不感觉枯燥,反而每每朝向西部行驶,都会感觉格外激动。那莽莽戈壁,有着坚强的植物生存;那斑斓大美的西部,总是让我们一次次地到达。每一个清晨,用来出发。每一天,都是如此崭新而鲜活。每一次,我们遇到无数次梦回的美景,都止不住大

声之味

声呼喊。在藏北白塔,我们突遇暴雨,却也经历了无比绚烂的彩虹。在沱沱海经历严重的高原反应,却终于驶过唐古拉,到达生命海拔最高的地方;每一段旅程,充满着幸福的滋味。风餐露宿也不感觉辛苦。因为有彼此的陪伴,因为有美景在前方,每每想来,都是一种无比幸福的滋味。安妮宝贝也曾说:“旅行回来之后,觉得自己的心像一株饱含汁液的植物,积蓄盛放的力量。”

何谓幸福,一千个人也许会有一千种答案。有人说,享受亲情是幸福,也有人会说,自由地享受阳光、山峦、草地、河流,是幸福。还有人说,等待一场姹紫嫣红的花事,是幸福;在阳光下和喜欢的人在一起筑梦是幸福;守着一段冷暖交织的光阴慢慢变老,亦是幸福。

其实,幸福在于我们的内心的满足,在于我们细腻地去发现。原来,幸福就在我们身边,俯首可得……

文/刘云燕

世上的声音千万种,其中有些声音,是含有味道的。有味之声入耳,一下子激活味蕾,令人食欲大增。

“哧啦——”这是食材扔进热锅里的爆响。油锅烧热,冒出微微青烟,将开膛剖肚的鱼或洗净切好的蔬菜倒进滚热的油锅,便会发出这种声响。接着,是锅铲与铁锅的摩擦与碰撞,调料盆的开闭,锅盖的扣合,以及盛盘时锅铲与锅沿的轻击,组合成锅碗瓢盆交响。很多时候,不用走进厨房,站在客厅,或路过窗外,仅凭这一声“哧啦——”,就能猜出主妇在烹饪什么菜肴,灵敏的鼻子似乎还能闻出若有若无的菜香。

“哗剥,啪哧——”这是炒货炸开时的爆裂声。芫荽凉拌花生米,烹黄豆制作豆酱,炒芝麻做汤圆馅,炒冻米用来泡鸡汤,都需要先干炒花生米、黄豆、芝麻、煮熟晒干的糯米。抓一把待炒的干货丢进热锅,锅铲配合炒刷在锅内不停搅动,“唰唰”有声。炒货受热后内部水分蒸发,体积膨胀,撑破籽粒,发出“哗剥,啪哧——”的炸裂声。这样的声音,犹如捏破包装减震袋上的塑料空气泡,有质感,听起来很舒服。

“嘘——”这是高压锅限压阀排气的啸叫声。锅底放半指深冷水,将拌好作料的炸肉连盘放入水中,扣好锅盖,慢慢加热,冷水沸腾后,限压阀发出“啪哧”一声响,冲出的热气顶着阀体不断旋转,“哧哧”有声。此时将灶具火头打小,留下灶芯的独苗慢慢烧,阀体渐渐停止旋转,继而发现“嘘——”的啸叫。这样的口哨音,往往夹带着浓浓的炸肉香,传到耳朵里,仿佛香喷喷的炸肉已衔在嘴里啦。

“噗噗——啪!”这是煨罐盖被微微顶起的舞蹈声。煨罐里往往是鸡,是鸭,或是猪蹄黄豆。先用大火烧开,撇去浮沫,转小火慢慢炖。不一会儿,汤汁再次沸腾,不过此时的沸腾区域在瓦罐的中心,翻起的汤花涌泉一般向四周散去,蒸腾的热气直往上冲,顶开薄薄的瓦盖,瓦盖轻盈地上下跳动,发出有节奏的“噗噗——啪!”。心急的孩子馋猫似地盯着瓦盖,使劲嗅吸着鸡香鸭香猪蹄黄豆香,连着咽了好几下口水。

“突突突——”这是火锅煮菜的声音。火锅的炉子有电磁炉,酒精炉,液化气炉,最好是炭炉,古色古香的农家味道。炉上架一只小铝锅,锅里有牛肉羊肉,有鲢鱼粉丝,有肉蘑菇蛋皮三鲜,甚至咸菜豆腐。炉火旺起来,锅里的热气升起来,汤汁里涌起一朵朵浪花,发出欢快的“突突”声。晚来天欲雪,红泥小火炉。这样的“突突”声,是离不开酒的。大杯小杯筛起来,大手小手端起来,一桌人围炉而坐,就着热辣辣的火锅把酒言欢,大快朵颐,好不惬意!

有味之声,大多只可意会,难以言传。它需要我们动用五官,去聆听,去品尝,去补充。味之声,虽不能果腹,却也是一种听觉和味觉的双重享受,岂不快哉!

文/疏泽民

思露花语

生命要修成正果,必须做到六正:立正身、修正德、讲正义、走正道、树正风、扬正气。

得失本无常:有时你以为得到的,其实正是失去;有时你以为失去的,恰恰正是得到的。故人生能够“守常”的,恰恰是修养的一种常态。

人生,胸怀坦荡的,心性坦然,这是修养;生命,胸襟豁达的,心境豁然,这是涵养。

人生如戏,如果在戏里,就当一个好演员,不管什么角色;戏如人生,如果在戏外,就当一个好观众,无论什么身份。

人虽各有本性,亦各有本能,但真正能够决定人生成败和输赢的则是有什么本事和有多大本领。

苦思而无所想,冥想而无所思,其要么孤独无聊,要么寂寞无趣。

想象的美妙在于:有时一个美妙的想象会在另

一个美妙的想象中孕育;想象的奇妙在于:有时一个奇妙的想象会从另一个奇妙的想象中衍生。

有些事发看似突然,其实大多是某种必然潜在的突发;有些事发看似偶然,其实大多是某种已然潜在的偶发。

“只有半杯水”和“还有半杯水”,这其实是一回事,但看似不同的表述,其前者表露的是愚者审视问题的心态,而后者则呈现的是智

者思考问题的心境。

面对成败,是成熟还是幼稚,其关键之一是看各自是否有清醒的认知与平和的心态。

面对善意的劝导,要懂得珍惜,因为其背后是亲善的关爱;面对善意的规谏,要懂得珍重,因为其背后是友善的关怀。

个性是真人的真性情,故只有真正理解和懂得尊重个性的人,才会最大程度赢得真友情。 文/巴特尔